

远去的战将（上）

◇杨永雄

一条古代商道一眼望不到尽头，时断时续，若隐若现，从邈远的岁月深处呈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的脚底，在崇山峻岭间蜿蜒曲折，像战马散落的缰绳弯弯绕绕拖曳在大地上。沿着这条川黔商道走，到达一处山形如腾飞的骏马背上，两块历经两百年风雨的神道碑就会矗立眼前，注目石碑上的文字，一个被血与火淬炼的历史形象就必然出现。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已高大英俊，一双赤脚踏着漫漫尘灰从这泥石古道上渐渐远去。多少年后，星移斗转，那位赤脚出走的少年，穿着一袭黄色的战袍和火焰般的髻纓，骑着高头大马挥鞭归来。

我感到震撼又不可思议，在一个马背上的村庄，一个偏僻的山村，寻找古道和铺子文化的我，遭遇了一位两百多年前的战将。

这里是他的故乡，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东升村。战将在自己履历上自谓四川人、成都人，或是因为武隆原属四川，成都是个大地方，武隆是小地方，东升村更小。东升，这个村名，并不悠久，也无多少文化内涵，很显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产物。山村很小很远，几经行政管辖变化，三国时属汉平县，隋唐时归武龙（隆）县，清朝时属涪县（今涪陵）西里，解放后归长坝镇茶园乡，撤乡并镇属白马镇。无论归属何地，它都是一个躲藏在深山老林、偏僻荒野的村庄。

苍茫的白马山由东北向西南倾斜，山高谷深，地形起伏，源自大娄山脉的长途河、石梁河抚山而过，注入奔腾不息的乌江，形成两河连江、一山突兀的天然地理。在倾斜的山脊之间，难得出现一处平地，板桥村、东升村静伏在马背上。两村东面光秃秃的悬崖上，刻有宽大笃实、笔力雄浑的“豹崖”二字。说来也奇异，在这高高的马背上，居然有一处天然泉水汨汨涌出，当地人称为凉水井。往来商道上客商、力夫、行人歇脚于此，历史交织，朝代更迭，逐渐形成了川黔大道上的凉水铺。离凉水铺不远处建有青玄庙，虽几经毁废，但大型条石砌成的石墙尚存。庙的附近有一处形似“凹”的地方，一些附庸风雅的人称为卧马槽。我不太相信宿命，但我承认一个人生命来路与他的故乡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，在血脉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天地化育的基因。不然，近些年不少游客到了一个名人伟人故里，去拜谒祖屋之外，都还要去看看这个人的祖坟是否葬着了风水宝地。就是这个卧马槽（俗称弯里），在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八月十五日迎来了一位新生婴儿，他原名曾月先，后改名曾受。

从曾氏祖墓碑上得知，曾受之祖曾启仲，原籍是江西省临江府十字街市铺宅居，康熙年间，为避祸乱，远迁贵州思南府务川县三甲暂住三载，也许是曾启仲这个汉人与黔北苗人不对，语言不通；或是走过川黔商道，歇脚间隙，无意摆谈之中得知东升村皆是江西老乡迁于此地。再次由黔入川迁徙涪邑西里首甲，也就是现在的东升村青杠堡，买得家土地，迁远风尘之旅得以安定。

春天的阳光总是柔柔的、暖暖的。葱绿的田野里，一片片树叶在徐徐微风中摆动，被春阳照着显得亮晶晶的。在这样的季节里我驱车来到东升村青杠堡，在一位貌显恬淡温柔、时尚俊俏的女村干热情帮助下，见到了曾受隔房后裔曾宪甫，他年近八旬，中等身材，显得几分清秀儒雅。谈到其家族，曾宪甫侃侃道来，从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到了曾受，说到我疑惑时，他拿出一本手抄的族谱作证。接过一看，我知道有些是牵强附会，但许多事都不能探究，稍一探究就让人疑窦丛生。几个小时交流之后，他带我去一公里外看了曾受祖父母的坟墓。

下午两点多钟返回了村活动室，太阳依然是柔柔的、暖暖的。美丽的女村干部微笑着，露出珠贝一样闪亮的牙齿，给我泡了一盒舒适可口的方便面，还额外加了一些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叶子菜和一个鸡蛋。早就饥肠辘辘的我吃得舌香肚饱。别过女干部，最后走到了我感兴趣的曾受父母墓地和他的出生地。没有我想象的有着凝重而肃穆的朱漆门阙，也没有旧房子、青石坎，只见到一排新修的白面平顶砖混的房屋，下面停了一辆小轿车和一辆皮卡车；更没有我想象的那些苍松古柏。这里物过境迁，沧桑巨变，已不属于曾受了，一点一滴看不见过去所有时光的痕迹。曾宪甫介绍，原房前有一颗棕树，这颗树从曾受出生开始发芽生长，几十年后，曾受每次回乡成为他的拴马树，孤零零在风雨雷电中长到三十多米高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被狂风吹倒。在那日风初刮时，人们仿佛看见，棕树如一把长剑在昏暗的天空中东杀西拼、呼呼嘶鸣，罡风阵阵，继而咔嚓一声重重倒在了大地上，仿佛一位战将无力回天，满脸悲切仰天长叹。去清理砍伐时，刀口流出了鲜红的汁液，将树根处一片黑土润染殷红，人们都说那是战将的血液和眼泪。我听完也感惊奇，将信将疑。

著名作家陈启文说：“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，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。”我认为文学创作要尊重真实的历史，坊间传闻会被微风吹干。经多方求证，曾启仲在青杠堡定居后，得配贺氏为妻，生下奇、文、俊、荣、敏。三房曾俊配冉氏为妻，得长子月礼，不幸早卒，次子月先，就是曾受。对于童年的曾受，父母是他必读的一本书，学会了呀呀学语和树上九只鸟，打掉一只鸟，还剩几只鸟的简单数学；早逝的祖父曾启仲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，也是他一生中读过的另一本书，是一本合不了页面的读本。对于一个人的领悟，往往要从他人人生的第一个启蒙人开始，成为他最初的精神源头。曾启仲能文能武，文能教曾受识字认字，吟诗作文；武能教曾受拳打脚踢、舞刀弄棒。少年的曾受“粗识诗书，酷爱武略，及长力能举鼎，臂力过人”。这些描述虽是后来编写出版的《武陵文化志》记载，却证明了一位战将的基础功力有了基本铺垫。那时曾受的祖父曾启仲万万没想到，这位孙子未来会给他增添死后的荣光：大清帝国皇帝诏封他和妻子及儿子曾俊夫妇为“武功将军”及“夫人”。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留给后裔们不可忽视的荣耀，也让当地人找到一点可以炫耀的资本，更是武隆大地上有史记载的唯一。

曾受少年时从学于祖父曾启仲，习文练武。清朝是一个以文驭武的王朝，一旦国难当头，那些纸上谈兵的士大夫便一变而为软弱懦夫，只有刚强的战将才能领兵打仗。祖父的遭乱避祸的经历和言传身教，为曾受后来的戎马生涯作了潜移默化的铺垫。我如今无法稽考曾受祖父曾启仲是否也是弃文从武之人，但至少知道他能文能武，不然嘉庆皇帝怎么会诏封上写道：“威宣闾外，家传韬略之书”。可以看出曾启仲是位熟读军事韬略之书的人，曾受受其祖父的影响爱读兵书、好习武艺。弗洛伊德认为，童年是性格和心理形成最重要的时期。曾受是实实在在的大山之子，那粗犷的山石，凛冽的山风，坎坷的山路，危险的悬崖，在他的生命深处构成剽悍而坚毅、顽强而血勇的气质，倔强的性格。

孟子说，一个成大事者，“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”正当曾受习文练武用功时，他的祖父母及母亲在饥病交加中相继去世。离开亲人的督导和关爱，使他“常出没于赌场集市，放荡不羁”。没几年，“家资耗尽，一贫如洗，贫病交迫之中，其父病逝，停尸数日，无力安葬。舅父冉氏闻讯，解囊相助，嘱其归葬。曾受持钱却奔赌场，瞬间一输而光。无可奈何，潜回家中，趁天色未明，将父尸以稻草包而葬地”。《武陵文物志》中的记述足以说明曾受少年的放荡和叛逆。从此，曾受“流落江湖，乞食于白马、长坝一带。长坝有富户杨某，见其力大，留为佣人。主人善交多客，每天剩饭菜甚多，常人夜不翼其飞。初疑为外盗，派人窥视，

始知曾受偷食。主人爱他卖力勤事，又不讨分文，对此佯装不知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浪迹生涯，他无可奈何地踏上这条古道，远离了故乡。没有人知道他经历多少坎坷，走过多少弯路。

二

这条古道一头连着黔北，一头连着乌江。商道从乌江边的白马场出发，经大斜槽至凉水铺，过赵家坝、何家坝，到鲁班岩进入贵州万宝场。从贵州运出了粮食、桐油、木材、生漆、楮子、猪鬃大宗山货，再换回食盐、煤油、布匹、百货等物。《武陵交通志》记载，这条路全长百公里，两头都连着山外。连着乌江这头，年少的曾受不知多少次走过，后来他走得离故乡越来越远了。

从东升村穿过一条斜坡古道，步行两个多小时，便到了白马古镇，这个镇原名铁佛寺，是个很早设立盐官的江边码头。一条十分明净的江水岸边，有一个小小的渡口，一只渡船摆过乌江南北两岸，连着武陵山脉和大娄山脉。江中常有一些歪屁股、舵笼子等船只过往，一些木排、竹排也混入其中。曾受就是从这里坐上一只小船或是一个筏子出发的。谁也不知道，也不会有人操这个心思，这个少年终将渡向哪里，又会走多远。

每一位出世的人物，又总与时势有关，历史仿佛在宿命中进行，不到历史的关键时刻难以现身。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年），一场来自廓尔喀（今尼泊尔）的突袭，裹挟着黑沉沉的西南风一路呼啸而来，在突人济咙、聂拉木、宗喀等西藏三个地方后，一个手持库克利弯刀的民族愈加兴奋，他们感到进攻一个大清王朝的西藏是如此的轻松和舒畅。廓尔喀王国的索尔巴达尔布率兵三千人，一路跃马扬鞭，长驱直入，纵横劫掠，大清帝国的西藏又一座城市噶尔（今西藏定日），出现在他们阴晃晃的弯刀之下。

六月天气，凉爽宜人。当急报传至清宫时，乾隆皇帝正在那金碧辉煌的寝宫午休，虽然睡意全无，只在闭目养神。心里正得意洋洋想着，大清王朝版图从明朝三百多万平方公里，到他这一朝已达到巅峰时期，扩张到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，地域非常辽阔，形成“康乾盛世”以来的最高峰。他睡眠惺忪地接着急报一看，脑袋嗡的一声就清醒了。他没有想到一撮尔小国的廓尔喀居然敢侵入我边境，便迅速做出一连串反应，立即派理藩院侍郎巴忠、四川提督成德、成都将军鄂辉等人率领满汉官兵三千人火速入藏御敌。另一方面，乾隆皇帝又传旨安抚达赖喇嘛。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意图是，必须用武力使廓尔喀侵略军震伏惕怵，确保边隅静谧。然而，巴忠以迁就敷衍了事，轻率地答应了廓尔喀议和条件，赔偿廓尔喀人九百个元宝，分三年付清，以换取侵略军撤出西藏。你看看，不可可笑？一个堂堂大清帝国，在兵强马壮、粮饷丰富的情况下，竟被一个小小弹丸之国侵略了，还要赔元宝、赔笑脸。《中国通史》后来写道：“由于西藏距北京遥远辽阔，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对西藏局势难以周察，所以巴忠向乾隆谎报‘已将聂拉木、宗喀、济咙等地次第收复’之后，乾隆皇帝竟然以为巴忠等人为国宣力，劳绩卓著”。着实为巴忠等人论功行赏。

纸包不住火，阴谋终于大白于天下。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廓尔喀方面以不纳赔币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侵藏战争，乾隆皇帝鉴于廓尔喀第一次侵藏战争中巴忠贿赂的教训，其反击廓尔喀的决心坚如磐石。为达到“痛加惩戒，示以惩戒”，他高瞻远瞩，潜谋独断，任命刚收复台湾的爱将福康安为将军、海兰察为参赞大臣，带领骁勇善战的索伦兵二千人迅速赶赴西藏，清政府又从金川调遣土屯兵五千人，从四川调遣绿营兵三千人汇集前线。众兵压阵，铁马金戈，只等统帅反击下令，那早被战前风鼓起的战袍顷刻间充满了反击力量。

每当一个民族到了关键时刻，必将有举世出的人物横空出世。所谓横空出世，需要长久地积

蓄势能。所谓历史，一切都是顺序，到了这关头，似乎已经轮到曾受来扮演一个历史的小角色了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曾受离家远走，为了混口饭吃，就加入了清军。据说他勤恳机灵，力大敦厚，最初从事炊事班工作，每次移营行军，搬灶具、运粮食、挑水、劈柴，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，晚上常给副将、千总煮菜温酒，深得他们的喜爱。某日深夜，一副将到来要加餐喝酒，由于天寒地冰，副将坐于灶前取暖打盹，曾受忙于煎油炒菜。疏忽间，十多个敌人潜入帐中，伺机赴向副将，曾受忽然惊觉，机灵的他顺手用手中的铁勺将锅中沸腾的油，喇喇几下尽浇到敌人身上，敌人猝不及防，瞬间受烫得鬼哭狼嚎，纷纷退后伏地躲避。敌人惊魂未定之际，他一抱将副将掏出账外放上马背，一手扯断拴在树上的战马缰绳，飞奔远去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得救的副将感恩于他，对他倍加青睐。从此，曾受走出炊伙房，投入到前线战场，开始展示他的军事才能。

所谓乱世出英雄或是时势造英雄，这句话曾被曾受验证。福康安统领汇集西藏的清军反击廓尔喀的侵略，很快收复失地，又兵分三路向廓尔喀挺进，沿途都是高山峡谷，悬崖峭壁，海拔极高，空气稀薄。廓军又沿途断桥设障，层层卡子，处处碉堡，清军前进极为困难。在攻打噶勒拉山颠木城时，侍卫墨尔根保、图尔岱，参将张占魁先后牺牲。此时，又有风雪肆虐，帐内帐外，整个世界，皆被大雪所覆盖，在这白茫茫天地间，行军打仗相当艰难。一时间清军情绪低落，一些摇唇鼓舌者想停止不前，撤军罢战，谋求议和。乾隆皇帝坐在舒适宽松的龙椅上，一心想要“惩处”廓尔喀，边境才得以“安宁”。催促前进的圣旨如雪片般飞来。前清将军正在优柔寡断、摇摆不定、畏敌不前。一位绿营楞头青兵，在重庆总兵袁国璜面前却夸下海口，说有绝招可以直插廓军大帅行辕，一举摧毁敌营。夸海口之人正是豪爽勇猛的曾受。此时，他还是刚走出伙房的小兵蛋子，按说，一个军队怎么也轮不到一个小屁兵来进行战略思考啊，那些将军、参赞、总兵、提督、把总呢？都是空戴花翎，空吃军饷的吗？小小士兵，什么东西！敢口出狂言，小心身首两分。曾受敢夸海口，是对国家忠诚，朝廷的效忠，是有慧眼独具的虎气，而非个人安危，更不是个人英雄主义。对此大言，多数官兵以为他在说梦话，袁国璜虽说将信将疑，也想试试。袁总兵一改平时威严的眼神，眼眶骨碌地转动起来，心想，不成功死些士兵不足为惜，可一旦成功了呢，必功归于他。你又想想，一位将军的成功勋章是多少士兵的血肉铸成。袁国璜没有犹豫，随即便命曾受率领一排身手矫健的敢死队逆命行事。曾受按谋进行，连夜偷渡河道，潜入山林，绕道夜袭廓军营寨，他接连炸破廓军几座营寨、卡子，袁国璜随即率大军掩杀过去，为清军前进扫清了障碍。当曾受裹挟一身冰雪得胜归来，一副披甲挂满冰凌，眉毛胡须沾满雪花，让人望之凛然而叹服。

清军越过喜马拉雅山，经过几场殊死战斗，攻入廓尔喀境内，很快清军兵临廓尔喀首都阳布（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），廓尔喀称臣投降，许诺永不侵犯藏境。终于凑足了那把龙椅上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的“十全武功”。

曾受在这次战役中，有勇有谋，屡立战功，用血肉之躯换来了史料记载短短一行字：“曾受因参与征廓尔喀之役，拔充外委”。这十五个字的记载，对我来说是嫌短了，少了，略去了多少艰辛曲折的过程；对于曾受来说又显长了，其实他只需要一个“拔”字，作为绿营兵难能级提“拔”、擢升重用，该知足了。外委是清代才有的一种委选的武官，相当于把总、千总级以下的八、九品武官职。曾受“拔”上这关键的一步台阶，从此踏上了通向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之路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